

仙人指路

文 / 江苏大法弟子

我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已二十六年了。得法时正青春年华，如今已年近半百。今天我怀着无比自豪的心情，并伴着深深的感恩，讲述我和家人得法修炼的神奇故事。

几乎家破人亡

一九九二年底，临近退休的妈妈突然查出患了乳腺癌，医生要求马上做手术。手术不是太顺利，中间输了血，术后几天腋下鼓起一个鸭蛋般的大血泡，拆线后，长长的刀口中间有两寸长的地方往外渗血水。医生说最多也就能再活两、三年的时间吧。

住院一个多月，在大年二十九妈妈出院回家。大手术过后的妈妈非常虚弱，三天两头感冒，手术那边的胳膊不能抬，不能动，穿脱衣、躺下、起来都要人照顾。最可怕的是刀口依然往外渗血，刚拆线时医生说可能是这一段拆早了，慢慢就愈合了，可是几个月过去也没有愈合的迹象，药撒上去会结疤，可疤掉了又继续渗血水，只能不断的去医院消毒换药。医生也束手无策，我们绝望又无奈的在家和医院间穿梭。

妈妈患病期间，亲朋好友为了她早日康复也是献计献策。有的送来了佛经，有的给她买了《圣经》，有的给她介绍气功学习班。我爸到处打听哪儿有什么高人能指点迷津驱灾避难；我哥四处求医问药看看有没有治愈的可能；我还请了个据说能治病的气功师，经常来家给我妈治病，总之，能抓住的救命稻草我们一根也不想放过。那时每天都很忙，妈妈早上去体育场练气功（那个气功不需要抬胳膊），白天经常去医院打针换药，或者气功师来家给她治病，抽空还看看佛教里的册子，晚上基督教的人来带她读《圣经》。我爸受“高人”指点，在她卧室墙上贴着驱鬼的图画，枕头下放着避邪的刀，还有黄布条的符……我们全家拼尽全力挽留妈妈的生命。

将近一年了，终究没有一根稻草能带来奇迹，只是让我们更彻底的绝望了。妈妈依然虚弱，刀口还在渗血水，看不到康复希望，让她的精神垮掉了，家里被悲伤的气氛笼罩着，我们都心知肚明，默默的等待着死神的降临。

我弟弟小时候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，爱画画，小学时美术作品就出国展出过。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，他说话变的结结巴巴，家人也没当回事。可是在学校里却吃了苦头，有次课堂上因为说话口吃，老师以为他调皮竟然狠狠的打他；因为说话口吃经常被老师同学当众嘲笑，学他说话。弟弟胆小回家也不敢说在学校的遭遇，这些都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的。

十几岁的孩子面对这样的处境可想而知有多痛苦！家人又没能及时的了解帮助他，反而看到他越来越反常的情绪而训斥他。

弟弟初中毕业，学校就待不下去了，到我妈的公司上班。弟弟工作中因为说话口吃，还是经常被人嘲弄，开他玩笑。他一见人说话就紧张，越紧张越说不出，有时光张嘴，脸憋的通红却一个字都说不出。如果第二天要找人办事，头天就开始紧张，那种痛苦我们很难感同身受。中间在各种矫治班矫正过，还是没用。我们也开导他，可弟弟内向、老实，说我们体会不到他的痛苦，经常和家人大吵。

长期的压力、苦闷，让他精神面临崩溃，他气急起来，常常揪着自己的头发往墙上撞。那时，青少年的他已经满头白发，在家里脾气怪异暴躁，眼神呆滞，愁苦的像个饱经风霜的老头，他的人生中没有一点阳光。在外人看来弟弟就是个可怜的、丢人现眼的、笑话式的存在。

我们都觉得如果没办法改变现状，弟弟再发展下去就是个精神病了。跟外人接触说话成了他的噩梦，他已经没有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，后来也不愿上班了。看到他痛苦不堪的样子，家里一点办法也没有，父母愁得都想放弃这个孩子了，那时我们就想把他送到庙里去算了，不是为了信仰，而是为了他将来躲在庙里有口饭吃，能苟延残喘的留条命，总比将来进精神病院强点。

可弟弟在痛苦中还是想找寻一条能生存下去的路。九十年代，出现气功热，他想在气功门派中找个师父能救救他。他的那点工资都买了气功杂志和书籍了，书上有介绍好的气功师，他就去找。那时生活条件有限，给他的路费只够坐车吃馒头住最低档的旅馆。有一次在四川的长途大巴上弟弟被匪徒劫车抢钱，他流落到山里，遇到个看林的好心人给他点吃的。

为了寻找能救自己的师父，他吃了不少苦。可每次都是满怀希望而去，又满怀失望而归。他每次回来都失落的说：“又是个假的！”记得一九九三年他出去寻师访道，最后一次回来对我说：可能内地没有真功了，真功应该在西藏。我当时想，你是不是准备上西藏啊？如果那儿也没有，你可怎么办呢？弟